



雞冠集

予且著

庫文社四

種十第 部乙

集冠雞

著且予

行發部版出社四

版初月五年三十二國民

雞冠集

每冊實價二角五分
外埠郵費加

著作人

予

且

發行人

張

竹

平

發行所

四

社

出

版

部

印刷所

國

光

印

書

局

門市部

時

事

新

報

館

經售處

各

埠

各

大

書

局

版權所有翻印必究

民國二十三年五月月初版

雞冠集

予且著

目次

訪問記及其他.....	一
男與女.....	一三
雞冠集.....	三一
三人行.....	七一

訪 問 記 及 其 他

月下老人訪問記

月明之夜，夢訪月下老人於桂花樹下，縱談姻緣，茲錄其要點如下：

問：「聞君以紅絲繫男女之足，婚姻乃成，是否？」

答：「近代始然，以前婚姻成於父母之命，媒妁之言，吾僅以手掩父母之目，以草繩繫媒妁之足，牽之東奔西走而已。」

問：「近代繫足之方法如何？」

答：「吾繫男子之足時爲多，牽之而行，故近代男子多向女子求愛，惜乎男子喜着西服，腳管拖地，每易撲跌；女子既不着褲，又係天足，故吾偶以絲繫女足時，婚姻無不成就。願天下有情人都成眷屬，是前生註定，莫錯過姻緣。」

問：「君既如此熱心爲人間謀幸福，近代離婚案件獨多，豈非枉費苦心，增加人們的悲痛？」

老人乃捋鬚而笑曰：『君何憤憤，豈不聞五十對離婚男女造成一百個美滿家庭乎！此意惟蕭伯訥知之，愛倫凱不過半解耳。君非智者，烏足以語此！』

問：『離婚亦有終身墮落者，君將何以自解？』

答：『此因女子性急有以致之，當吾繫其足時，不待牽動即跳躍而前，繩乃中斷，飄飄然如蛛絲之在空，遇物而黏，因黏而斷，無所繫托，更不知其落於何所矣。』

問：『然則君亦笨伯，藝術之不精，一至於此！』

答：『吾老矣！眼花體弱，作事遲鈍，若年少如君，則萬無一失矣。』

問：『君何不以粗繩代絲，永無中斷之虞，豈不甚妙。』

答：『繩粗則其脚不靈活，腿尤呆板，女子若此，亦何足貴？』

問：『然則可以彈簧替代，既有伸縮，且更靈活，豈不大妙。』

老人笑曰：『彈簧之優點在能伸縮，劣點亦在於是。女足之有彈簧者，若即若離，一擒一縱，意境固佳，然男子死於此者不少，造孽事吾殊不願多爲也。』

問：「如君所言，無論男女，均牽之奔向異性，何社會上有同性愛之發生也？」

老人曰：「此非吾之過也。男女有自作聰明者，不待吾繫而自繫其足，實則繩頭未理清楚，遂致一繩兩繫，結不解緣，雖係同性，亦無術以自脫矣！」

問：「君何不以刀割之，俾恢復其自由！」

老人冷笑曰：「誠如此，豈不又如蛛絲在空，飄蕩而無所歸耶？」

余聞其言，不禁憤然曰：「君之所爲，非爲世間謀幸福，只增加人類之痛苦耳，月下老人，亦何足貴！」

老人不語，有頃，復曰：「君其少安毋躁，盍以足來，吾將繫之爲君覓一麗姝，以輕余之罪。」言已出繩一，余稀視之，乃彈簧也，不禁驚呼而醒，不見老人，言猶在耳，遂濡筆作訪問記。

撲克面孔

外人謂中國人面部不善表情，稱之爲『撲克面孔』。這句話讀者必能明瞭，那就是說中國人的面孔男的像『克銀』(King)，女的像『坤銀』(Queen)，小孩子像『甲克』(Jack)。

我本來很反對的，現在不大敢反對，因爲我們男人中間，皇帝思想真是太多了。誰不想做一個皇帝，口袋中有用不了的銀，手上有殺人不眨眼的刀。至於女人呢，想做皇后的心思更是無可諱言，校中有皇后，電影裏有皇后，跳舞場也有皇后，甚至於很平常的女人，也喜歡到皇后鞋室去買一雙鞋穿穿，不是鞋好，實在因爲那個店號，太惹人憐愛了。

『撲克面孔』是一成不變的，買一千副撲克，將那些面孔抽出來看，都是一樣呆板；尤妙的是既不莊嚴，又不痛苦，既不可愛，又不滑稽，只是無變換，只是呆板，我越想就越像中國人了。二八之後，接着就是熱河失陷，平津危急，幾個月來，許多失敗，退縮，懦怯，萎靡不斷的顯露着，而我們

的國民呢，對着這樣巨大的創傷，面部竟沒有一些表情，正如我說的既不莊嚴，又不痛苦，既不可愛，又不滑稽，不是撲克面孔，又是什麼面孔呢？

有人說：『中國面孔早丟在太平洋裏了。』我說不對，中國的面孔沒有丟在太平洋，只丟在桌上的。丟在太平洋，一次便了事；丟在桌上，也不知要丟多少次。打撲克的人，坐莊總得要丟一次牌給大家，最妙的一點，就是任你丟幾萬次，那面孔是始終不變的，不莊嚴，不痛苦，不可愛，不滑稽。我如今不敢看人打撲克，看了就難過，我又想組織『戒看撲克會』，又怕觸犯了大眾的章程，所以現在心中一逕躊躇着，到如今還沒有解決。朋友就跑來替我想方法，他說：『會是不能組織，頂好請些和尚向撲克唸些咒語，使他們一個個活動起來，那末我們看打撲克就有意思了。或者請聊齋中的道士，向「坤銀」唸咒，她可以走下來，和我們來跳一回舞，那便更有意思。』他的意思是很好的，無奈我不是和尚，他又不是道士，空有了跳舞和唸咒的思想，撲克面孔仍舊是撲克面孔，不莊嚴，不痛苦，不可愛，不滑稽。

那便是十分的可悲了！

說「高」

有一家醬園，門前有四層石階，造屋主人的意思，以爲如此既是壯觀，又不會淹水。開市不久，就遇着天雨，一個小姑娘提了一個醬油瓶去買醬油，就在那四層石階上滑跌下來，瓶打破了醬油流出來不算，而且頭還碰破了，從此那醬園的生意就一落千丈。

又有一個朋友久想拜謁中山陵墓，容易備了資斧去到南京拜謁了一次，回來，我問他覺得怎樣？他說：『未去的時候，我決意仔細去參觀一番，那知到那裏上了幾百級台階，我已力盡筋疲，無心參觀，不但是無心參觀，連平日崇拜牠的思想，也整個因爲疲倦而消滅了。』

我沒有到過泰山，但有泰山是最高最大的印象。據游過泰山的說，到了泰山，自己還不大覺得牠的高和大。

泰山是高的反而不覺得，中山陵沒有泰山高，反而力盡筋疲的覺得牠太高，至於那醬園的

四層石階，竟因為牠高而至於沒有生意！

如此看來，「高」之一字，是沒有絕對標準的，而社會上的人，還是終日你想高，我也想高，就是高不起來的，也難免要唱幾句高調。

想高固然是人類一種進步的現象，人類之對於「高」每每看重程度問題，却忘記了高的種類，所以在社會上增加了不少可憐和悲慘的現象。

就像上面的例子，便完全是個種類問題，和人有往來的，便不能高；令人生景仰或敬愛觀念，固然要高，然而也不能使人疲倦而生不快之感。假使既不和人往來，又不要人景仰，為自己欣賞的原故，便可以儘管高而且大。不過為自己欣賞的，倒也不一定想着多大多高，結果令人家覺得你是大而且高，正和那登泰山的意味一樣。

然而我們總是見不及此，不管是做文章，說話，做事，儘管往高處走，結果，不是與社會隔離，便是使社會對你發生厭倦。許多藝術家都是這個樣子失敗的。他們一方面要迎合社會，一方面又走上四層石階，一方面令人景仰，一方面又造了幾百層台階使人疲倦。

高總好的，不過要登泰山，既不需人家景仰，也不須迎合潮流，久而久之，人家自然會覺得你是高而且大。

不過我們見不及此，便是我們生活上的悲哀！

讀書與借錢

借錢爲借用他人之金錢爲自己謀利益，讀書爲借用他人之思想爲自己謀利益，故讀書與借錢實同其旨趣也。

雖然，讀書尤易於借錢，借錢者須體會對方之境遇，對方之友情，對方之人格，對方之品性，下氣低聲，察言觀色，相時而露其意，然後又繼之以微笑，感激，稱道，歉仄，恭敬而辭退，並申言何時當還，利息幾何，凡此種種，皆難事也，然人樂爲之。

反觀讀書，有圖書館任爾參考，有課室任爾自修，有教師任爾詢問，有金錢任爾購買，居高臨下，目空一切，批評，研究，參考，彙集，閱讀，觀玩，欣賞，一任己意爲之，其樂如何，而人不願爲，亦異事也。借錢當還理也；還時尤須附加利息，亦理也，今設以考試喻還錢，同有痛苦意味在其中，苟一尋思，則考試尤樂於還錢，蓋錢既歸還，卽爲他人所有，考試而後，學問仍在自己腦中也。考試一事，

猶之懷珍寶者，偶然炫耀於人前，其樂不可名狀，而人終不願爲，豈懼竊盜者之覬覦耶！

若以數量論，借十元者還時數目必超於十元，考試則不然，讀書一冊，須考者僅居其半，此一半之中，又分甲乙丙丁戊己，答十之九者得甲，十之八者得乙，推至僅能答十之六者亦得丁，得丁者先生對之即甚滿意，因其已及格也，試思彼借洋十元者，到期僅還三元，債主對之又若何，非起爭鬥則與訟矣！

友人中有借資與某苦學生讀書者，二年而輟，苦學生乃央吾爲之說項，友曰：『彼今日對於先生所授之書，尙不能得十分之三，安望其後日能償吾款而附之以利息耶？』余曰：『汝安知全校學生，均能將所學者，盡行印之於腦中乎？』友曰：『不然！彼以父兄之錢爲學費者，正可不必用心，父兄之錢不必還，先生所授者亦不必還，兩者俱可不還，乃天生之福人也，焉可與貧家子相提並論乎？』

其語甚沉痛，余默然無以答，泚筆記之，以告今之讀書者。

雞冠集

男 與 女